

細雪

〔日本〕

谷崎潤一郎

／著

周逸之／译

〔日本〕

谷崎润一郎

周逸之／译

ささめ
ゆき

細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雪 / (日) 谷崎润一郎著; 周逸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47-6762-0

I. ①细… II. ①谷…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460 号

细雪 [日] 谷崎润一郎 / 著 周逸之 / 译

责任编辑 王 珩
装帧设计 侯海屏
封面题字 遇书房
责任校对 张 萍
责任印制 董 虎

原文出版 新潮社, 195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8.25
插 页 4
字 数 401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762-0
定 价 6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订购热线: 025-86633278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目 次

上 卷 ~ 001

中 卷 ~ 155

下 卷 ~ 343

上 卷



“小妹，来帮我一下。”幸子正在往脖子上敷粉，从镜中看见妙子从走廊走到自己身后，便把手中的粉刷递给她，问道：“雪子在楼下做什么？”并不瞧她一眼，像欣赏别人姿容一般，端详着镜中穿着露脖颈的长衬衣的自己。

“是在看悦子练钢琴吧。”

果然，楼下正响着练习曲的琴声。也许雪子刚打扮好就被悦子逮着陪她练琴了。

每当母亲外出时，悦子只要有雪子陪，就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今天，母亲、雪子和妙子要一块儿外出，悦子有点不乐意，后来听说下午两点开始的音乐会一结束，雪子就会先回来陪她吃晚饭，她才好不容易同意了。

“哎，小妹，又有一个给雪子提亲的。”

“是吗？”

妙子在姐姐的脖颈子到两肩敷了一层白粉，留下了鲜明的粉刷印儿。幸子身姿挺拔，裸露的肩背肌肉丰腴，皮肤滑润而有弹性，在秋天晴朗的阳光映照下散发着光泽，看上去不像三十出头的人。

“是井谷女士提的亲，不过……”

“怎么办呢？”

“一个挣薪水的，据说是 MB 化学工业公司的职员。”

“拿多少薪水呢？”

“月薪一百七八十元，加上奖金大概有二百五十元左右吧。”

“MB 化学工业是法国人开的公司呀。”

“是呀，你真是个万事通。”

“这我当然知道。这算什么！”

最小的妙子比两位姐姐更清楚这些事情。对于分外不谙世情的姐姐们，在这一点上，她多少有些看不起，讲话的口吻俨然她年长几岁似的。

“我没听说过这公司的名字。据说总公司在巴黎，是个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呢。”

“在日本神户的海滨大道不是也有栋大楼吗？”

“是啊，据说他就在那儿上班。”

“他该懂法语吧？”

“嗯，大阪外语学院法语系毕业，还在巴黎待过一阵子。除了公司的工作，还在夜校教法语，每月收入一百元左右，加起来有三百五十元。”

“有什么家产吗？”

“没多少家产，听说乡下有栋老房子，他母亲一个人住着；还有他自己在六甲住的房子和土地。六甲的房子是那种新式小型住宅，分期付款买下的，就这么点财产。”

“话虽这么说，省了交房租，能过上一般人月薪四百元以上的生活。”

“这门亲事适不适合雪子呢？家累倒只有一位母亲，还住在乡下，不到神户来的。这个人今年四十一岁，据说还没结过婚。”

“为什么四十一岁还没结婚呢？”

“说是为了挑拣漂亮的才耽误了。”

“这有点奇怪，得仔细查一查。”

“对方对雪子很感兴趣呢。”

“雪姐的照片给他了？”

幸子的上面还有本家^①的姐姐鹤子，妙子从小就叫幸子“二姐”，叫雪子为“雪姐”。本来是叫“雪子姐”的，说快了就成了“雪姐”了。

“我先前放了一张照片在井谷女士那里，她自作主张给对方了，对方似乎非常中意。”

“有对方的照片吗？”

听楼下的琴声，雪子这阵子似乎还不会上来。

“喏，你打开最上面右边的那个抽屉找一找，”幸子捏着口红，像是要和镜子里的人接吻似的努着嘴，“那儿有吧？”

“找到了。这给雪姐看过了？”

“看过了。”

“她怎么说的？”

“还不是像过去一样只哼了一声‘哦，这个人’就什么也不说了。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人嘛，太平凡了。不，他长得并不差，不过，怎么看都有股工薪族的味儿。”

“那还用说？肯定是这样的嘛。”

“这对雪姐倒有个好处，可以让他教法语。”

幸子大体化妆完毕，开始解开印有“小槌屋绸缎庄”商标的和服包装盒的绳结，这当儿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我有点‘缺B’了，你下楼去说一声，叫他们消毒注射器。”

脚气病也可以说是阪神地区^②的地方病。也许是这个原因吧，这一家人从主人夫妇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悦子，每年夏秋老是闹脚气病，注射维生素

① 本家：一族或一门中具有中心地位，并且是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的家庭。——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② 阪神地区：大阪神户地区的简称。

B 已经相袭成风。近来甚至也不用找大夫，家中备有高效维生素注射剂，没什么毛病也经常互相打针，只要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归咎于缺乏维生素 B，也不知是谁开了个头，称之为“缺 B”。

一听到楼下琴声戛然而止，妙子便把照片放回抽屉，走到楼梯口，并没下楼，瞅着下面大声喊道：“喂！下面有人吗？太太要打针，注射器得消毒！”

2

井谷是神户东方饭店附近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娘，幸子姐妹是她的老主顾。幸子听说她热衷于做媒，早就托她为雪子物色个对象，还搁了一张照片在她那儿。前不久，幸子去做头发时，她瞅空走过来说：“太太，能陪我去喝杯茶吗？”随后便把幸子邀到饭店的候客厅里，开始说起此事：

“说实在的，事前没和您商量有失妥当，但是我担心磨磨蹭蹭会错失良缘，就自作主张把小姐的照片给对方看了。这是一个半月前的事儿了。从那以后，毫无消息，连我自己也快忘记了。在这段时间里，对方像是调查了府上的情况，包括你们大阪的本家和分家的情况，还有雪子小姐念过书的女子中学和教过她书法、茶道的老师那儿，都似乎打听遍了。府上的情况他都一清二楚，为了那次登了报纸的新闻事件以及消息失实的事情，他还特意去报社查对过了，表示能够谅解。尽管他这样说了，我还是对他说，只要见雪子小姐一面就知道她是不是做那种事的主儿。我的说明也获得了他的理解。他谦逊地说：‘莳冈家和我身份不同，何况我收入微薄，从没想过能高攀这么一位大家闺秀。她一旦嫁过来，还要操持这样一个贫寒的家庭，我也过意不去。

万一有缘能和她结婚，那真是无比幸运！’他拜托我成不成都来说一说。据我所知，直到他祖父那一辈都在北陆地方一个小藩主家做家臣长，现在故乡还保留了原来邸宅的一部分，在门第方面也许并非很不相称。府上自然是世家望族，在大阪蒔冈家可说是名噪一时。不过，恕我说句失礼的话，如果老放不下昔日的门望，到头来只能使小姐的婚事一误再误。所以，我认为大体差不多就屈就一下，您看怎么样呢？他说了，现在月薪固然不多，但是才四十一岁，并非没有加薪的希望。而且，他那家公司与日本的公司不同，空闲时间比较多，只要他在夜校多上几节课，一个月收入四百元以上应该不成问题，成家后不难过上使唤女佣的日子。至于人品，我二弟和他是初中同学，从小就非常了解，一口打了包票。话虽这样说，最好府上去调查一番。他迟迟没有结婚，除了挑拣女方姿色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我想还是可信的。他去过巴黎，现在已经年过四十，哪有从未近女色之理？但是，据我上次和他见面的印象，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没沾染一点点寻花问柳的习气。看重姿色，像他这样的规矩人也是常有的事，他受过巴黎的熏陶，但偏偏娶太太要娶纯日本式的美人。不适宜穿西装也不打紧，只要举止端庄，性格温柔，仪态优雅，穿和服很适称，容貌美丽自不必说，第一要手脚长得漂亮。我想府上的小姐再合适不过了。”

井谷经营美容院，照顾因中风而长年卧床的丈夫，不但把一个弟弟培养成了医学博士，今年春上又把女儿送到目白^①的日本女子大学读书去了。与一般女人相比，井谷的头脑不知灵活多少倍，精明干练；但以一个美容院老板娘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有点欠缺，她不会花言巧语或拐弯抹角，心里有什么就不加掩饰地倒出来。幸亏她说话不过分，迫不得已时也不过说出事实真相，并没给人留下什么坏印象。

幸子最初听井谷这样连珠炮似的说话，也有些不习惯，但渐渐听多了，也就了解到她那胜似男人的女中豪杰的性情，知道她的话出于好意。而且，

① 目白：东京文京区地名。

她说话有条有理,不给人插嘴的余地,幸子只有低头静听的份儿,觉得完全被她说服了。当时,幸子说要尽快和本家那边商量,还要调查对方的身世,说罢便告辞了。

幸子下面的妹妹雪子,不知不觉三十岁了还没结婚,颇让人怀疑有什么隐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本家的鹤子、幸子还有雪子本人,都被父亲晚年豪奢的生活、蒔冈家族的门望,总之是为名门望族昔日的资格地位所羁绊,总希望匹配门当户对的人家。最初来说媒者络绎不绝,她们都感到不十分满意而一一拒绝,招致许多人怨恨,终于没人来登门提亲了;同时,蒔冈家的家运也进一步走向衰落。因此,井谷说“不要放不下昔日门望”,确实是金玉良言。蒔冈家族的全盛时代,充其量只到大正^①末期。时至今日,只有为数不多的大阪人还记得其昔日的辉煌。不,更直率地说,即使是繁华一时的大正末年,也因为父亲在生活上、经营上的放纵开始招致恶果,衰颓之势日渐显露。此后不久,父亲去世,家人收缩营业规模,把那个从旧幕时代^②起就拥有的引以为傲的船场^③的店铺转让他人。此后很久,幸子和雪子都难以忘怀父亲在世时的一切。在改建为今日的高楼之前,那店铺大体保持着昔日的格局,每当她们打店前路过,总要向那挂在店前、标有“蒔冈”商号字样的发暗的门帘后的幽深处,怀恋地偷看几眼。

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父亲晚年赋闲以后,把家业交给女婿辰雄管理,二女幸子也招了女婿,住到分家去了,三女雪子的种种不幸在于她到了适婚年龄,由父亲操办物色、缔结良缘终告失败,却又和姐夫在感情上产生了隔阂。

辰雄是银行家的儿子,入赘之前在大阪一家银行任职,继承岳父家业以

① 大正: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1912—1926)。

② 旧幕时代:德川幕府年代,亦称江户时代(1603—1867)。

③ 船场:大阪东区的繁华街,包括堺大道和北浜一带,与附近的岛之内自古以来就以商业繁盛闻名,商店鳞次栉比。船场旧家门第高贵,有其独特的规矩和传统。

后,实际生意仍由岳父和掌柜打理。岳父去世后,他不顾妻妹们和众多亲戚的反对,把也许还可勉力支撑的店铺连同商号,都转让给同行业的蒔冈家的一个伙计,自己又回到原来那家银行工作。不像岳父那样喜好浮华,他行事稳健,甚至未免有些怯懦,要克服种种经营困难以重振自己不熟悉的家业,他觉得难以胜任,才选择了比较稳妥的道路。辰雄正是重视其作为赘婿之责任才采取了这种措施;而雪子却过于留恋往昔,对姐夫的举措心怀不满,并认为亡父也一定和自己想法一致,在九泉之下也会责难姐夫。

正在这节骨眼上——父亲逝世后不久,有人来提亲,姐夫很热心地为雪子的婚事奔波了一阵。对方是丰桥市^①富家的嗣子,在当地银行任董事,而姐夫工作的银行是那家银行的上级行,姐夫自是十分清楚其人品及其财产状况。姐夫认为丰桥市的三枝家的地位无可挑剔,已非今日的蒔冈家可以比拟,男方本人也是一等一的老实人,于是安排他们相了亲。可雪子见过一面后,下嫁此人的心思顷刻烟消云散。并非因对方长相如何不堪,而是他有一股土老财的味儿,虽然老实忠厚之态可掬,却全无一点灵光的模样。听说他初中毕业后因病没有升学,恐怕学问也不会很好。从女子中学到英语专科,雪子都以优秀成绩毕业,她担心将来难以尊敬这么一个男人。此外,纵说拥有万贯家财,可保生活无虞,但一想到要在丰桥那种小城镇过日子,也觉得寂寞难耐。幸子比谁都同情雪子,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雪子去受那份罪。在姐夫看来,雪子也许真有学问,但是有点过于因循守旧,消极保守,是个富于日本情趣的女子,最适合在尘嚣甚少的小城镇安身立命,便认定她不会反对。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腼腆、羞怯、在人前不善言辞的雪子,也有与其外表不同之处,并不是那种百依百顺的女子,姐夫直到此时此刻才明白了这一点。

雪子心中已断然否定了这门亲事,若能早将话挑明就好了,偏偏她的回答老是含糊其词,等到最后关头,她还不对大姐和姐夫讲,仅仅和幸子说了真

^① 丰桥市:日本本州中南部城市,属爱知县。

心话。原因之一是在过于热心的姐夫面前难以启齿,而如此不爱讲话,自然也是雪子的性格缺陷。

因此,姐夫误以为她内心并不反对。男方相亲之后,顿时热情高涨,恳求一定要成全这门亲事,事情已发展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了,可雪子一旦表示了自己的意志“不”,不管姐夫和大姐怎样轮番苦口相劝,最后她也没吐出一个“好”字来。

姐夫本以为这门亲事足以告慰泉下的岳父,正因如此,他深感失望,更使他难堪的是,事到如今,见到对方,见到从中撮合此事的银行上司,该怎么交代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冷汗直冒。尤其是拒婚的理由能够服人也就罢了,竟然说男方显得不怎么灵光,居然如此吹毛求疵!雪子不同意这门似乎不可再得的、难以高攀的亲事,只因她过于任性;而姐夫却难免不往坏里想:是不是雪子故意使我难堪呢?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姐夫对雪子的婚事就不怎么沾手了,能躲则躲,有人来提亲,他固然乐意听听,但不再积极主动地承担此事,或是像以前那样首先表态说长道短了。

3

雪子的婚事不顺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井谷所说的“新闻事件”。

事情发生在五六年前。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小妹妹妙子和船场的另一世家、珠宝商奥畑家的儿子堕入情网,双双出走。妙子要想越过雪子抢先结婚,用寻常的办法怕不容易,于是两个年轻人合谋采取了非常手段。虽然其动机似乎单纯,却是哪一方家庭都不能容许的,人马上就被双方家庭

逮回去了。本以为这件事已是云过风清,却不幸被大阪一家小报捅了出来,而且把妙子错写成了雪子,年龄也写得与雪子一般无二。当时,蒔冈家为雪子着想,打算要求报馆取消这条消息,但担心这样做又从反面证实了妙子的绯闻,招致同样的不良后果,也不太明智。所以,蒔冈家最初打算不加理睬。当时作为户主的辰雄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无论有过失者将来有何影响,也不能让无辜者横遭连累,仍然要求报馆取消这条消息,但是小报刊登的不是取消而是更正启事,不出所料,改而把妙子的名字登出来了。事前,辰雄也曾想到要征求雪子的意见,但他知道,在自己面前一向寡言少语的雪子,反正不会有明确的答复。另外,他也担心和妻妹们商量说不定会引起本有利害关系的雪子与妙子之间的纠纷,便只和妻子鹤子说了,一人做主,采取了这个举措。这是为雪子着想,即使牺牲妙子也要为其洗刷清白之冤,实话说,辰雄多少也有取悦雪子的意图。身为赘婿的辰雄觉得这位貌似温顺的妻妹,实际上一直对自己心存芥蒂,其脾性又难摸清,不好对付,很想借此机会讨好她。可是,这一次他的指望又落空了,不论是妙子还是雪子都对他产生了反感。雪子认为:报上报道错了,唯有自认倒霉而已。那一小块更正启事,往往是撂在报纸上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不会有什么效果。无论声明取消也好,别的什么也好,再上一次报只是徒增烦恼而已,只有置之不理为好。姐夫想为我恢复名誉,我十分感谢,但是这样一来小妹又将怎样呢?小妹做的事当然不对,但毕竟是年幼无知,做事莽撞,要追究责任的话,在于双方家庭管教不严,别说姐夫,就是我都不能说毫无责任。况且,我相信自己的清白,了解我的人自然心中有数,想来那么一条消息也不会把我伤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假如小妹因此而变得乖僻、走上歪门邪道又怎么办呢?姐夫做事一味空谈大道理而少了点人情味。别的且不说,如此大事竟不和利害攸关的我说一声就去办了,未免太独断专行了吧?妙子也认为,姐夫为雪姐洗刷污名理所应当,但是,难道就没有避免自己出乖露丑的方法吗?对方不过是一家小报,完全可以使点手段制伏他们,姐夫

无非吝惜几个钱而已，这样就不对了。从这时起，妙子说话就变得世故起来了。

这起新闻事件发生时，辰雄自觉无脸见人甚至提出了辞呈，上司以“不至于此”为由劝止，总算平安无事了，但雪子所遭受的损害却无法补偿。究竟有几个人留意了这则更正启事，了解她的冤屈呢？尽管她白璧无瑕，尽管她非常自信，可社会上普遍知道她有这样一个妹妹，这件事就渐渐成为她迟迟不能结婚的原因了。

雪子的内心如何暂且不论，表面上她始终认定“那点事儿伤害不了我”，非但没有因此与妙子闹别扭，相反地倒在姐夫面前百般庇护妙子。她们俩更是经常离开上本町九丁目的本家，住进阪急线芦屋川的分家，即幸子家中。以往总是一人去另一人回，轮换居住，自此以后，姐妹俩常常一同来，一住就是半月。

幸子的丈夫贞之助是会计师，每天去大阪的事务所上班，除薪金以外，还从岳家多少分得一些财产补贴家用。和一味严厉的辰雄不同，贞之助不像一个商科大学的毕业生，酷爱文学，经常写写和歌什么的，而且他又不像辰雄那样掌有监督权，雪子姐妹并不感到他有何可畏。只是她们住得太久时，他才会提醒幸子说：“该叫她们回去一次了吧？”幸子却总是说这事儿姐姐会谅解的，不必担心，现在，本家的孩子多，房子窄，妹妹们常来这边住住，姐姐倒能休息休息，暂且就随她们的意愿住在这儿也不打紧。不知不觉，大家都对这种状态习以为常了。

这样过了好几年，雪子倒没什么变化，但妙子的境遇有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到头来对雪子的命运多少有些影响。

妙子自读女子中学时起就擅长制作偶人。空闲时，她老喜欢用零碎布头制作偶人，做工也日渐精巧，作品甚至摆上了百货店的货架。她做的偶人，有的颇有法兰西风韵，有的洋溢着纯日本歌舞伎的情趣，各种各样，惟妙惟肖，散发着难以模仿的独特才气，同时也反映了她平素喜好电影、戏剧、美术

和文学而积累的深厚艺术素养。总之，经她的手诞生的这些可爱的小艺术品逐渐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去年还由幸子一手操办，租借心斋桥附近一个画廊，举办了个人作品展。最初，因为本家的小孩多，过于喧闹，妙子便到幸子家来制作。这样一来二去，她很想要一间正式的工作室，便在夙川的松涛公寓里租了一间房。正好在同一条电车线路上，从幸子家过去只要二十几分钟。辰雄不赞成这件事，一来担心妙子会变为职业女性，更令他疑虑重重的是她在外租房。这时又是幸子帮妙子说好话。幸子说，妙子有那么一个污点，会比雪子更难找婆家，也许让她做点什么工作倒有利无弊；那间房仅用作工作室，并不住在那儿；正好我有位朋友的遗孀经营公寓，拜托她在那里租间房怎么样？那公寓很近，我也可以时不时去瞧瞧。幸子终于先斩后奏地让辰雄认可了既成事实。

和雪子截然不同，妙子本来性格爽朗，谈吐诙谐，常常妙语连珠。只是发生新闻事件后，她变得抑郁寡欢，一反平常，成天心事重重似的。现在，这个新开辟的天地拯救了她，她又逐渐恢复得像以前一样开朗活泼了。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幸子卓有远见。妙子每月从本家领到零用钱，偶人也卖出相当可观的价钱，手头也宽裕多了，有时拎一个精巧得令人咋舌的提包，有时蹬一双似乎是进口货的漂亮皮鞋。大姐和幸子看在眼里，颇为担心，劝她把钱存起来。其实，根本不用她们劝说，妙子并没有忘记存钱，她煞有其事地把邮政存款的存折拿出来给幸子过目，还要她对大姐保密，甚至还说：“如果你零花钱不够用，我借给你好啦！”听到这里幸子也不由得张口结舌。

有一天，有人提醒幸子说：“我看见府上的小妹和奥畑家的启少爷在夙川的大堤上散步。”幸子大吃一惊。另外，幸子还曾看见妙子从口袋里掏手帕时带出了打火机，便知她背地里吸烟，但她想妙子已经二十五六岁了，有这么些事也不足为奇。只是在这当口又听到这件事，幸子便叫来妙子盘问，不想她竟爽快地承认了。幸子再追问下去，她回答说：“自那以后，我和启哥儿就断了联系。前些日子举办偶人展，他来看了，还买下了一个我最得意的作